

# 以旅行促進和平

## 到你的舒適地帶以外的地方去旅行， 並且懷著寬廣的視野歸來

那是 1969 年，我是 14 歲，有一天晚上我老爸回來時跟我說，「兒子，我們要到挪威去看親戚。」我想，「好笨的想法。」

抵達之後幾天，我在卑爾根 Bergen 和我的表兄弟姊妹們坐在地毯上觀看電視上太空人阿姆斯壯踏出「他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讓我想到，太空人登月不只是值得美國人慶祝。這是值得全人類共同慶祝。

不知不覺中，旅行擴大了我的視野。雖然加強了我有幸生為美國人的感恩，它也使我成為地球上更好的公民。它逐漸在 14 歲的我身上塑造出為和平而奮鬥的力量，他日成為倡導旅行之重要性的先鋒。

自從 1975 年以來，我每年都有四個月的時間在歐洲。我是一個旅行教師。在我的生涯的頭十年，我把焦點放在如何節省經費的小訣竅。我寫過一本名為「從後門到歐洲」的書，來教旅行者以經濟實惠的價錢吃一頓好飯、如何找到一家迷人的當地旅舍、如何減輕行囊，及如何欣賞風景。隨後我的興趣轉到教人們認識歐洲的藝術及歷史。我寫「歐洲 101」這本書來鼓勵旅行者更深入接觸歐洲文化。

但是自從 911 之後，我發現我的任務不應該只是教人省錢或導覽博物館。旅行也可以是一股促進和平的力量——但是得看你如何旅行以及去哪裡。如果你能有思想的去旅行，旅行便能成為一個政治行動。自從那次靈光乍現之後，我的目標變成如何激勵美國人出外旅行能帶著最寶貴的紀念品回來：同情其他 96% 的人類，並為此目的而給予旅行者做準備工作。

這部分的教學導致我寫了「以旅行為政治行動」這本書。

這些日子，我們通常說「祝你旅行平安」，而非「祝你旅行愉快」。恐懼似乎與我們美國人如影隨形。但是在我的旅行裡，我發現比較少旅行的人才會恐懼，而且恐懼的反面是瞭解。旅行可讓我們獲得那種瞭解。我們體會國與國之間應該建造橋樑，相互往來，而不是構築高牆，彼此隔絕。

因此，我有一個瘋狂的幻想：如果所有國家捐獻給一個基金，來提供高中畢業生三週全額免費的國際旅行，效果會怎樣呢？

是的，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傻。但這可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最務實的和平投資。因為如果我們能做那種投資，那麼每個參與國際旅行的年輕人將會永遠更加去注意到自己國家以外的世界也充滿了愛心、喜樂，及人道精神。想像一下如果你必須先取得護照出國旅行一趟，才能取得投票資格，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政治地貌將會大大改觀，而且整個世界將因此變得更好。扶輪的青少年交換計畫及和平獎學金是這方面的楷模。

湯瑪士·傑弗遜說過，旅行讓人變得更有智慧，但是更不快樂。莫罕默德說，「不要告訴我你讀到多高，告訴我你旅行多少。」我說旅行是用來認識人類四海一家的好方法。

為了說明這個概念，請跟我一起到土耳其中部一個名叫莫爾 Güzelyurt 的地方，這是一個在世界上沒沒無聞的村莊。我受邀以特別來賓身份出席在那裡的一場婚禮。整個社區的人



都來參加婚禮。社區中最年長的長輩宣布婚禮開始，然後用喜悅的眼神看著新郎和新娘並祝福他們「白頭偕老」。

離開婚禮後，我走在街上。這個小鎮一眼望去到處都是未完成的水泥房子，許多鋼筋都生鏽了。雖然我愛土耳其人，但我不禁認為，「為什麼這些人不一起行動，完成這些

房子？」那是在我得知土耳其人的父母親——甚至窮人——之間有一種「要留一棟房子給孩子」的道德感之前！從過去歷史看來，土耳其人向來不大願意把錢存在銀行，因為通膨經常使錢變得一文不值。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一點一滴的把錢投資在蓋房子。每次他們湊足 100 美元，就把它花在繼續蓋房子。他們讓鋼筋裸



露，直到他們再湊到另外 100 美元，能築另一面牆壁、裝一個窗戶、裝另一扇門…以及增加更多鋼筋為止。現在，我看到那鋼筋時，便回想土耳其人說，「鋼筋把家人結合在一起，」頓時醜陋的鋼筋似乎變得更漂亮了。

在莫爾的村邊，我遇到一個在吹長笛的男孩子。那支長笛是用老鷹骨頭刻出來的，就

像聖經時代那樣。我聆聽笛聲。後來我聽到另一支鷹骨長笛吹出來的笛聲，它來自山的另一邊，他的老爸在那裏牧羊。土耳其人幾世紀以來的習俗都是男孩子留在家裡陪媽媽，吹奏著鷹骨笛子。老爸照顧羊群時也吹著長笛，這樣全家便都知道一切都很好。

我爬上牧羊人的山丘，坐在那裏眺望小

鎮。就在一個回教寺廟的簡單鐵皮屋頂另一邊，一座更高的山丘上，我看到用白色岩石拚出來的 Güzelyurt。聆聽著那社區亙古不變的聲音，我心裡想，怎麼會有無數個莫爾村散布在地球上各個國家。每個村子都是那麼平凡，但充滿著豐厚的傳統、驕傲的人，以及它自己以村莊為中心來看我們這個世界的世界觀。Güzelyurt 的意思是「錦繡大地」。雖然很少訪客會認為它特別漂亮，但以此為家的人是這麼看它的。他們不會住在其他任何地方。對他們而言，它真是一個錦繡大地。

我們的世界到處都有喜悅、愛、平等的眾生，及錦繡大地。當我們在旅行中遇到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時，我們便永遠改變了。

我愛土耳其。及義大利。及印度。有這麼多吸引人的地方，很難做選擇。我的旅行訣竅是訪問一個超出你的舒適地帶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以。一個通常不會在你的旅行名單最上面的地方。透過旅行來考驗你自己：找出和你自己的國家的相似性及差異，並與你遇見的人建立關係。

你擔心難民嗎？到德國去旅行，從 2015 年到現在，它已經收容超過一百萬難民。擔心回教徒嗎？到土耳其或摩洛哥或波士尼亞去旅行。想知道為什麼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處不來嗎？到聖地（巴勒斯坦）去。想像無證移民會造成問題嗎？到墨西哥度假勝地以外的地方去。認為我們的稅太高嗎？到斯堪的那維亞去。受到共產主義的威脅嗎？到古巴去。旅行的最大喜悅之一是你透過和那些除非旅行不可能遇到的人談話中獲得真知灼見。

我比較喜歡的旅行方式是能強迫我去真正了解我們的世界的其他問題。事實上，我喜歡到那些能認識一般認為與我們為敵的人的國家，例如伊朗、古巴，及巴勒斯坦。當我們旅行到這些地方，我們彼此變得有人性：他們能了解我們，而且我們也能了解他們。這可以使得他們的宣傳難以將我們妖魔化，也使得我們的宣傳更難以將他們妖魔化。

我相信，如果你要轟炸一個地方，你應該

先了解那地方的人。即使用武有其道理，但當你殺人時還是會給對方帶來傷痛。因此，幾年前我去了伊朗。

我那次旅行有一個任務：為公共電視製作一部特別報導的影片，來協助增進美伊相互瞭解。我的目標不是把焦點放在伊朗政府的罪行——被指控對恐怖份子的資助、對以色列的威脅，及核武野心——我的目標是建立起通往伊朗人民及文化的橋樑。

我在伊朗體驗到的是一種啟示。當然，我看到（並記錄下）充滿仇恨的反美及反以色列宣傳。但是最讓我驚訝的是伊朗人對我個人的善意及歡迎。伊朗人認為訪客是神賜的禮物，他們對訪客禮遇備至。我做筆記時經常抬頭起來看到伊朗人聚在我旁邊，想要跟我談話。他們被我這個美國人迷住了，對我很好奇，想更瞭解我。我發現很諷刺的是，在一個人家告訴我會恨我的國家，我每到之處，我的國籍都對我有幫助。

對我最具有啟示作用的互動竟然發生在德黑蘭的一次交通堵塞。當我們使出渾身解數開車在一條擁擠街上時，我們的司機突然宣佈，「該死的交通。」震驚（原本預期它會說「該死的以色列」或「該死的美國」）之下，我請他解釋。他說，「在伊朗這裡，我們如果遇到沒有能力對付的挫折時，我們會說：『該死的交通。該死的…任何東西。』」

這使我對於許多美國人對伊朗人的最大擔心之一有不同看法：他們只是習慣用「該死的」這個及「該死的」那個的口頭禪。我們的司機實際上要殺死那些擋住我們路的所有司機嗎？當然不是。他的英文不好，只是用「去死」來表達他的生氣：「去死，交通堵塞！」如果我們說，「去死，那些少年，」我們真的要他們燒死在地獄，永不超生嗎？當然不是。我們只是希望他們把音樂調小聲一點。

當我們旅行——不管是到「邪惡軸心」的某個地方，或是到人們高興時會哼幾句、或用鬥牛的方式來吸引女孩子、或者必須等今天的可頌麵包到了才提供早點的地方——我們豐富

了我們的生活，而且更加瞭解我們在這個星球所居住的地方。我們削弱那些企圖藉著散播恐懼、仇恨，及不信任的種子來操控我們的團體。人與人的接觸有助於使我們知道：雖然我們意見不同，也能和平共存。

另一個我曾經去為這個複雜的世界尋找和平靈感的地方是聖地巴勒斯坦。凡在水域交會之處，就會有激流，代表魚比較多——也比較危險。凡是地殼板塊擠撞之處，就會有高山峻嶺——以及毀滅性的地震。而凡是偉大文化相會融合的地方，就會有更有意思的美食——及種族衝突。在這類地方，我總是進行「雙面敘述」之旅：聽取來自棘手問題的兩造的不同觀點。如果你旅行時能深入思考，保持思想開放，而且沒有先入為主的意圖，傾聽兩方的敘述有助於你對於各種人群及觀點產生共鳴。簡單的說，你會學到東西。

我曾在以色列和頂尖的以色列導遊共事過一週，認識了各行各業的人——從耶路撒冷的沙拉三明治經銷商、到特拉維夫的年輕都市人、到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新建立超現代化、有規劃的以色列社區，這一切頗令我震撼。

然後我在巴勒斯坦也度過令人震撼的一週：我和頂尖的巴勒斯坦導遊共事、認識拉姆安拉 Ramallah 的女大學生、在伯利恆經營一所學校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以及就在納布盧斯 Nablus 外圍一個 20,000 人的難民營住了二、三十年的阿拉伯難民。

雖然我有很棒的機會去認識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可惜我從來沒有機會同時和兩邊的人在一起。當我走在一條隔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土地的骯髒煤灰地帶，我看見一些向丟擲炸彈的巴勒斯坦人致敬的塗鴉壁畫——一邊看來是自由鬥士，另一邊看來是恐怖份子。我感覺兩邊的年輕一代都想要接觸。但是由於中間有這一條隔離地帶，實際上對立的兩方沒有共同地方可以聚在一起。有時候或許必須設立高牆，可是高牆代表外交失敗。

在圍牆的巴勒斯坦這一邊有一條小小的叉路，在這裡旅行者能方便地從巴勒斯坦的車子

換乘以色列車子。當我離開巴勒斯坦時，我的以色列司機在那裏等待我的巴勒斯坦司機放下車。雖然我對這兩個人幾乎都不認識，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一座以色列瞭望塔的陰影下握手的那一幕。

這兩個人都長得很英俊，很關心別人，但他們遭遇到的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困境。在換乘過程，我只不過是一隻手提箱，從一輛車的後座換到另一輛車的後座。我看著他們靜靜的握手、彼此目光交會、並且由衷、鄭重的說一聲「再會」。於是我想，「雙邊都是這麼善良的人，一定要找到解決方法——其中一大部分將是在普通人之間建立橋樑，而不是築起高牆。」

你在旅途中有許多方法可以思考實際政治情況，並以旅行作為促進和平的力量，本文所舉的一些例子只是其中幾項。但是唯有你採取行動，你的旅行才能改變現狀——那就是說，如果你回國之後，能以你更寬廣的視野，去做正面的事。雖然我們每個人可能用不同瓦特數的燈泡，但我們都能都把光帶到我們的社區：透過以我們的世界必須有更寬廣的視野才能生存的心境去投票、透過貢獻時間或金錢在有價值的運動上、透過尋找平衡的新聞報導、透過推廣永續經營、透過一起面對問題，以及透過走出去和世界互動。我用這個方法把旅行變成一種政治行動。而且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我的每一個電視節目結束時都會為和平大聲呼籲——小小的心願，希望我們美國人「繼續不斷旅行」。

李奇·史蒂夫斯 Rick Steves 從事撰寫旅行指南、主持公共電視節目「李奇·史蒂夫斯的歐洲」、以及和「李奇·史蒂夫斯的歐洲」的 100 位同事一起組織並帶領巴士旅遊團到歐洲各地。他已和華盛頓州的埃德蒙茲 Edmonds 扶輪社合作，準備一起提供一個 YWCA 使用的 24 個單位的公寓大廈，來支持無家可歸的媽媽及他們的孩子。史蒂夫最新的一書是「旅行作為政治行動」修訂第三版。